

# 紅樓夢

程乙本

紅樓夢 下

清

曹雪芹 著 高鶚 續

裴效維 校注

作家出版社

# 紅樓夢

下

清 曹雪芹 著 高鶚 續

裴效維 校注

印光堂

# 目 录

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1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12
第三回	托内兄如海荐西宾	接外孙贾母惜孤女	20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31
第五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39
第六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老老一进荣国府	50
第七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59
第八回	贾宝玉奇缘识金锁	薛宝钗巧合认通灵	68
第九回	训劣子李贵承申饬	嗔顽童茗烟闹书房	77
第十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85
第十五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91
第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98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104
第十四回	林如海灵返苏州郡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111
第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118
第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124
第十七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	133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伦乐宝玉呈才藻	145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154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165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172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179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189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196
第二十五回	魔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灵玉蒙蔽遇双真	206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215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224
第二十八回	蒋玉函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233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多情女情重愈斟情	246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椿龄画蔷痴及局外	257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265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274
第三十三回	手足眈眈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282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288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297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306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院夜拟菊花题	314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326
第三十九回	村老老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334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342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老老醉卧怡红院	354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音	363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373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382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390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400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410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419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428
第五十回	芦雪庭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437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449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孔雀裘	458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468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479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489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贤宝钗小惠全大体	499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509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522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叱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530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536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545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553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569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582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594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603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610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621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632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640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648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658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667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676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689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701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712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724
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东吼	736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742
第八十五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750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758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768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778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788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798
第八十七回	感秋声抚琴悲往事	807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816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825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833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841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849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858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866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癫	876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884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闺成大礼	892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904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911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919
第一百一回	大观园月夜警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926
第一百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侵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936
第一百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943
第一百四回	醉金刚小鳅生大浪	痴公子馀痛触前情	951
第一百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骢马使弹劾平安州	958
第一百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965
第一百七回	散馀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972
第一百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980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988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诎失人心	999
第一百十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1008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姑遭大劫	死雠仇赵妾赴冥曹	1017
第一百十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妪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1026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1034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1040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柩故乡全孝道	1049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1058
第一百十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1068
第一百十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1078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1089

## 第六十一回

###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话说那柳家的听了这小幺儿一席话，笑道：“好猴儿崽子，你亲婶子找野老儿去了，你不多得一个叔叔吗？有什么疑的？别叫我把你的杩子盖揪下来<sup>①</sup>。还不开门让我进去呢。”那小厮且不推门，又拉着笑道：“好婶子，你这一进去，好歹偷几个杏儿出来赏我吃。我这里老等。你要忘了，日后半夜三更打酒买油的，我不给你老人家开门，也不答应你，随你干叫去。”柳氏啐道：“发了昏的，今年还比往年？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妈妈了。一个个的不像抓破了脸的，人打树底下一过，两眼就像那黧鸡似的<sup>②</sup>，还动他的果子！可是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怎么不和他们要，倒和我来要？这可是仓老鼠问老鸹去借粮——守着的没有，飞着的倒有？”

小厮笑道：“嗳哟！没有罢了，说上这些闲话。我看你老人家从今以后，就用不着我了？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儿，将来呼唤我们的日子多着呢，只要我们多答应他些就有了。”柳氏听了，笑道：“你这个小猴儿精又捣蛋了。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儿？”那小厮笑道：“不用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单是你们有内纤<sup>③</sup>，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纤不成？我虽在这里听差，里头却也有两个姐姐成个体统的，什么事瞒的过我？”

正说着，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儿，快传你柳婶子去罢，再不来可就误了。”柳家的听了，不顾和那小厮说话，忙推门进去，笑说：“不必忙，我来了。”一面来至厨房，——虽有几个同伴的人，他们都不敢自专，单等他来调停分派——一面问众人：“五丫头那里去了？”众人都说：“才往茶房里找我们姐妹去了。”柳家的听了，便将茯

① 柞子盖——即杩桶盖。这里是指旧时小男孩的一种发式：四周头发全剃光，只留头顶发，形似杩桶盖，故称。

② 黍鸡——鸟名。通体黑羽，体短尾长，凶猛好斗。

③ 内纤——内线。

苓霜搁起，且按着房头分派菜馔。

忽见迎春房里小丫头莲花儿走来说：“司棋姐姐说要碗鸡蛋，炖的嫩嫩的。”柳家的道：“就是这一样儿尊贵。不知怎么，今年鸡蛋短的很，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昨日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四五个买办出去，好不容易才凑了二千个来，我那里找去？你说给他，改日吃罢。”

莲花儿道：“前日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馊的，叫他说了我一顿；今儿要鸡蛋，又没有了。什么好东西，我就不信连鸡蛋都没有了，别叫我翻出来。”一面说，一面真个走来，揭开菜箱一看，只见里面果有十来个鸡蛋，说道：“这不是？你就这么利害？吃的是主子分给我们的分例，你为什么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

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便上来说道：“你少满嘴里混漫！你妈才下蛋呢！通共留下这几个，预备菜上的飘马儿<sup>①</sup>，姑娘们不要，还不肯做上去呢，预备遇急儿的。你们吃了，倘或一声要起来，没有好的，连鸡蛋都没了。你们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饭来张口，只知鸡蛋是平常东西，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别说这个，有一年连草棍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我劝他们，细米白饭，每日肥鸡大鸭子，将就些儿也罢了。吃腻了肠子，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鸡蛋、豆腐，又是什么面筋、酱萝卜炸儿，敢自倒换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应你们的，一处要一样，就是十来样。我倒不用伺候头层主子，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

莲花儿听了，便红了脸，喊道：“谁天天要你什么来？你说这么两车子话。叫你来，不是为便宜，是为什么？前日春燕来，说晴雯姐姐要吃蒿子杆儿，你怎么忙着还问肉炒鸡炒？春燕说荤的不好，另叫你炒个面筋儿，少搁油才好，你忙着就说自己发昏，赶着洗手炒了，狗颠屁股儿似的亲自捧了去。今儿反倒拿我作筏子，说我给众人听。”

柳家的忙道：“阿弥陀佛！这些人眼见的。别说前日一次，就从旧年以来，那屋里偶然间不论姑娘、姐儿们要添一样半样，谁不是先拿了钱来，另买另添？有的没的，名声好听。算着连姑娘带姐儿们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两只鸡，两只鸭子，一二十斤肉，一吊钱的菜蔬，你们算算，够做什么的？连本项两顿饭还撑持不住，还搁得住这个点这样，那个点那样？买来的又不吃，又要别的去。既这样，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像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的饭，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

① 飘马儿——即放在菜或汤面上的少许作料或小菜，以调味或点缀颜色。

水牌写了<sup>①</sup>，天天转着吃，到一个月现算倒好。连前日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量了，要吃个油盐炒豆芽儿来，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给我。我倒笑起来了，说：‘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钱的。这二三十个钱的事，还备得起。’趁着我送回钱去，到底不收，说赏我打酒吃，又说：‘如今厨房在里头，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一盐一酱，那不是钱买的？你不给又不好，给了你又没的赔。你拿着这个钱，权当还了他们素日叨登的东西窝儿。’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我们心里只替他念佛。没的赵姨奶奶听了又气不忿，反说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发个小丫头子来，寻这样寻那样，我倒好笑起来。你们竟成了例，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那里有这些赔的？”

正乱时，只见司棋又打发人来催莲花儿，说他：“死在这里，怎么就不回去？”莲花儿赌气回来，便添了一篇话，告诉了司棋。司棋听了，不免心头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饭罢，带了小丫头们走来，见了许多人正吃饭。见他来得势头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让坐。司棋便喝命小丫头子动手：“凡箱柜所有的菜蔬，只管扔出去喂狗，大家赚不成！”小丫头子们巴不得一声，七手八脚抢上去，一顿乱翻乱掷。

慌的众人一面拉劝，一面央告司棋说：“姑娘别误听了小孩子的话。柳嫂子有八个脑袋，也不敢得罪姑娘。说鸡蛋难买是真。我们才也说他不知好歹，凭是什么东西，也少不得变法儿去。他已经悟过来了，连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司棋被众人一顿好言语，方将气劝得渐平了。小丫头子们也没得摔完东西，便拉开了。司棋连说带骂闹了一会，方被众人劝去。

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自己咕唧了一会，蒸了一碗鸡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泼了地下。那人回来也不敢说，恐又生事。

柳家的打发他女儿喝了一会汤，吃了半碗粥，又将茯苓霜一节说了。五儿听罢，便心下要分些赠芳官。遂用纸另包了一半，趁黄昏人稀之时，自己花遮柳隐的来找芳官，且喜无人盘问。一径到了怡红院门首，不好进去，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远远的望着。

有一盏茶时候，可巧春燕出来，忙上前叫住。春燕不知是那一个，

<sup>①</sup> 水牌——用以记事且可以水洗的油漆木板，类似于今之黑板。明代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六云：“俗以长形薄板，涂布油粉，谓之简板，以其易去错字而省纸。官府用之，名曰水牌，盖取水能去污而复清，借义事毕去字而复用耳。”

到跟前，方看真切，因问：“做什么？”五儿笑道：“你叫出芳官来，我和他说话。”春燕悄笑道：“姐姐太性急了，横竖等十来日就来了，只管找他做什么？方才使了他往前头去了，你且等他一等。不然，有什么话，告诉我，等我告诉他。恐怕你等不得，只怕关了园门。”五儿便将茯苓霜递给春燕，又说这是茯苓霜，如何吃，如何补益：“我得了些送他的，转烦你递给他就是了。”说毕，便走回来。

正走蓼溆一带，忽迎见林之孝家的带着几个婆子走来。五儿藏躲不及，只得上来问好。林家的问道：“我听见你病了，怎么跑到这里来？”五儿陪笑说道：“因这两日好些，跟我妈进来散散闷。才因我妈使我到怡红院送家伙去。”林之孝家的说道：“这话岔了。方才我见你妈出去，我才关门。既是是你妈使了你去，他如何不告诉我说你在这里呢？竟出去让我关门，什么意思？可是你撒谎。”五儿听了，没话回答，只说：“原是我妈一早教我去取的，我忘了，挨到这时我才想起来了。只怕我妈错认我先去了，所以没和大娘说。”

林之孝家的听他词钝意虚；又因近日玉钏儿说那边正房内失落了东西，几个丫头对赖，没主儿：心下便起了疑。可巧小蝉、莲花儿和几个媳妇子走来见了这事，便说道：“林奶奶倒要审审他：这两日他往这里头跑的不像，鬼鬼祟祟的，不知干些什么事。”小蝉又道：“正是。昨日玉钏儿姐姐说，太太耳房里的柜子开了，少了好些零碎东西。琏二奶奶打发平姑娘和玉钏儿姐姐要些玫瑰露，谁知也少了一罐子，不是找还不知道呢。”莲花儿笑道：“这我没听见。今日我倒看见一个露瓶子。”

林之孝家的正因这事没主儿，每日凤姐儿使平儿催逼他，一听此言，忙问在那里。莲花儿便说：“在他们厨房里呢。”林之孝家的听了，忙命打了灯笼，带着众人来寻。五儿急的便说：“那原是宝二爷屋里的芳官给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说：“不管你方官圆官，现有赃证，我只呈报了，凭你主子前辩去。”一面说，一面进入厨房。莲花儿带着，取出露瓶。恐还偷有别物，又细细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并拿了，带了五儿，来回李纨与探春。

那时李纨正因兰儿病了，不理事务，只命去见探春。探春已归房，人回进去，丫鬟们都在院内纳凉，探春在内盥沐，只有侍书回进去，半日出来说：“姑娘知道了，叫你们找平儿，回二奶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领出来，到凤姐那边，先找着平儿，进去回了凤姐。

凤姐方才睡下，听见此事，便吩咐：“将他娘打四十板子，撵出去，

永不许进二门。把五儿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给庄子上，或卖或配人。”平儿听了出来，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五儿吓得哭哭啼啼，给平儿跪着，细诉芳官之事。平儿道：“这也不难，等明日问了芳官，便知真假。但这茯苓霜前日人送了来，还等老太太、太太回来看了，才敢打动，这不该偷了去。”五儿见问，忙又将他舅舅送的一节说出来。

平儿听了，笑道：“这样说，你竟是个平白无辜的人了，拿你来顶缸的<sup>①</sup>。此时天晚，奶奶才进了药歇下，不便为这点子小事去絮叨。如今且将他交给上夜的人看守一夜，等明日我回了奶奶，再作道理。”林之孝家的不敢违拗，只得带出来，交给上夜的媳妇们看守着，自己便去了。

这里五儿被人软禁起来，一步不敢多走。又兼众媳妇也有劝他说：“不该做这没行止的事<sup>②</sup>。”也有抱怨说：“正经更还坐不上来，又弄个贼来给我们看守。倘或眼不见，寻了死，或逃走了，都是我们的不是。”又有素日一干与柳家不睦的人，见了这般，十分趁愿，都来奚落嘲戏他。这五儿心内又气又委屈，竟无处可诉；且本来怯弱有病，这一夜思茶无茶，思水无水，思睡无衾枕，呜呜咽咽，直哭了一夜。

谁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时就撵他出门去，生恐次日有变，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悄悄的来买转平儿，送了些东西；一面又奉承他办事简断，一面又讲述他母亲素日许多不好处。平儿一一的都应着。打发他们去了，却悄悄的来访袭人，问他可果真芳官给他玫瑰露了。袭人便说：“露却是给了芳官，芳官转给何人，我却不知。”袭人于是又问芳官。芳官听了，唬了一跳，忙应是自己送他的。

芳官便又告诉了宝玉。宝玉也慌了，说：“露虽有了，若勾起茯苓霜来，他自然也实供。若听见了是他舅舅门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是，岂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咱们陷害了？”因和平儿计议：“露的事虽完了，然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姐，你只叫他也说是芳官给的就完了。”平儿笑道：“虽如此，只是他昨晚已经同人说是他舅舅给的了，如何又说你给的？况且那边所丢的霜正没主儿，如今有赃证的自放了，又去找谁？谁还肯认？众人也未必心服。”

晴雯走来，笑道：“太太那边的露，再无别人，分明是彩云偷了，

① 顶缸——比喻代人受过。

② 行止——品行，品格。

给环哥儿去了，你们可瞎乱说。”平儿笑道：“谁不知这个原故？这会子玉钏儿急的哭，悄悄问他，他要应了，玉钏儿也罢了，大家也就混着不问了，谁好意揽这事呢？可恨彩云不但不应，他还挤玉钏儿<sup>①</sup>，说他偷了去了。两个人窝里炮<sup>②</sup>，先吵的合府都知道了，我们怎么装没事人呢？少不得要查的。殊不知告失盗的就是贼，又没赃证，怎么说他？”

宝玉道：“也罢，这件事，我也应起来：就说原是我要吓他们玩，悄悄的偷了太太的来了。两件事就都完了。”袭人道：“也倒是一件阴骘事，保全人的贼名儿。只是太太听见了，又说你小孩子气，不知好歹了。”平儿笑道：“也倒是小事。如今就打赵姨娘屋里起了赃来也容易，我只怕又伤着一个好人的体面。别人都不必管，只这一个人，岂不又生气？我可怜的是他，不肯为打老鼠伤了玉瓶儿<sup>③</sup>。”说着，把三个指头一伸。袭人等听说，便知他说的是探春，大家都忙说：“可是这话，竟是我们这里应起来的为是。”

平儿又笑道：“也须得把彩云和玉钏儿两个孽障叫了来，问准了他方好。不然，他们得了意，不说为这个，倒像我没有本事，问不出来。就是这里完事，他们以后越发偷的偷，不管的不管了。”袭人等笑道：“正是，也要你留个地步。”

平儿便命一个人叫了他两个来，说道：“不用慌，贼已有了。”玉钏儿先问：“贼在那里？”平儿道：“现在二奶奶屋里呢，问他什么应什么。我心里明白，知道不是他偷的，可怜他害怕，都承认了。这里宝二爷不过意，要替他认一半。我要说出来呢，但只是这做贼的，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个姐妹；窝主却是平常，里面又伤了一个好人的体面：因此为难。少不得央求宝二爷应了，大家无事。如今反要问你们两个，还是怎么样？要从此以后，大家小心存体面呢，就求宝二爷应了；要不然，我就回了二奶奶，别冤屈了人。”

彩云听了，不觉红了脸，一时羞恶之心感发，便说道：“姐姐放心。也不用冤屈好人，我说了罢：伤体面，偷东西，原是赵姨奶奶央求我再三，我拿了些给环哥儿是情真。连太太在家，我们还拿过，各人去送

① 挤——诬赖，栽赃陷害。

② 窝里炮——义同“窝里斗”。即内讧，自家人相互争吵。

③ 不肯为打老鼠伤了玉瓶儿——义同本回回目中的“投鼠忌器”。典出汉代贾谊《治安策》：“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意谓欲除害而有所顾忌。

人，也是常有的。我原说说过两天就完了，如今既冤屈了人，我心里也不忍。姐姐竟带了我回奶奶去，一概应了完事。”

众人听了这话，一个个都诧异他竟这样有肝胆。宝玉忙笑道：“彩云姐姐果然是个正经人。如今也不用你应，我只说我悄悄的偷的吓你们玩，如今闹出事来，我原该承认。我只求姐姐们以后省些事，大家就好了。”彩云道：“我干的事，为什么叫你应？死活我该去受。”平儿、袭人忙道：“不是这么说。你一应了，未免又叨登出赵姨奶奶来，那时三姑娘听见，岂不又生气？竟不如宝二爷应了，大家没事。且除了这几个人，都不知道，这么何等的干净？但只以后千万大家小心些就是了。要拿什么，好歹等太太到家，那怕连房子给了人，我们就没干系了。”彩云听了，低头想了想，只得依允。

于是大家商议妥贴，平儿带了他两个并芳官，来至上夜房中，叫了五儿，将茯苓霜一节，也悄悄的教他说系芳官给的。五儿感谢不尽。平儿带他们来至自己这边，已见林之孝家的带领了几个媳妇，押解着柳家的等够多时了。

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儿说：“今日一早押了他来，怕园里没有人伺候早饭，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们的饭呢。”平儿道：“秦显的女人是谁？我不大相熟啊。”林之孝家的道：“他是园里南角子上夜的，白日里没什么事，所以姑娘不认识：高高儿的孤拐<sup>①</sup>，大大的眼睛，最干净爽利的。”玉钏儿道：“是了。姐姐你怎么忘了？他是跟二姑娘的司棋的婶子。司棋的父亲虽是大老爷那边的人，他这叔叔却是咱们这边的。”

平儿听了，方想起来，笑道：“哦！你早说是他，我就明白了。”又笑道：“也太派急了些。如今这事，八下里水落石出了，连前日太太屋里丢的也有了主儿。是宝玉那日过来，和这两个孽障不知道要什么来着，偏这两个孽障怄他玩，说太太不在家，不敢拿。宝玉便瞅着他们不防，自己进去拿了些个什么出来。这两个孽障不知道，就吓慌了。如今宝玉听见带累了别人，方细细的告诉了我，拿出东西来我瞧，一件不差。那茯苓霜也是宝玉外头得了的，也曾赏过许多人，不独园内人有，连妈妈子们讨了出去给亲戚们吃，又转送人。袭人也曾给过芳官一流的

<sup>①</sup> 孤拐——这里指颤骨。旧俗以为颤骨高的女人“克夫”，往往做寡妇，故称“孤拐”。

人。他们私情各自来往，也是常事。前日那两婆还摆在议事厅上，好好的原封没动，怎么就混赖起人来？等我回了奶奶再说。”

说毕，抽身进了卧房，将此事照前言回了凤姐儿一遍。凤姐儿道：“虽如此说，但宝玉为人，不管青红皂白，爱兜揽事情。别人再求求他去，他又搁不住人两句好话，给他个炭篓子戴上<sup>①</sup>，什么事他不应承？咱们若信了，将来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还要细细的追究才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虽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们垫着磁瓦子跪在太阳地下，茶饭也不用给他们吃。一日不说跪一日，就是铁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苍蝇不抱没缝儿的鸡蛋’，虽然这柳家的没偷，到底有些影儿，人才说他。虽不加贼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原有墨误的，到底不算委屈了他。”

平儿道：“何苦来操这心？‘得放手时须放手’<sup>②</sup>，什么大不了的事，乐得施恩呢。依我说，纵在这屋里操上一百分心，终久是回那边屋里去的，没的结些小人的仇恨，使人含恨抱怨。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好不容易怀了一个哥儿，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过，气恼伤着的？如今趁早儿见一半不见一半的<sup>③</sup>，也倒罢了。”一席话说的凤姐儿倒笑了，道：“随你们罢，没的怄气。”平儿笑道：“这不是正经话？”说毕，转身出来，一一发放。

要知端底，下回分解。

① 炭篓子戴上——义同“戴高帽子”。因炭篓子形似高帽子，故称。

② 得放手时须放手——义近“得饶人处且饶人”。意谓做事不可过分认真，以免得罪太多的人。

③ 见一半不见一半——义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是做事不可太认真之意。

## 第六十二回

###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话说平儿出来，吩咐林之孝家的道：“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方是兴旺之家。要是一点子小事便扬铃打鼓<sup>①</sup>，乱折腾起来，不成道理。如今将他母女带回，照旧去当差；将秦显家的仍旧追回。再不必提此事，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紧。”说毕，起身走了。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头。林家的就带回园中，回了李纨、探春。二人都说：“知道了。宁可无事，很好。”

司棋等人空兴头了一阵。那秦显家的好容易等了这个空子钻了来，只兴头了半天。在厨房内正乱着收家伙、米粮、煤炭等物，又查出许多亏空来，说：“梗米短了两担，常用米又多支了一个月的，炭也欠着额数。”一面又打点送林之孝家的礼，悄悄的备了一篓炭、一担梗米在外边，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又打点送帐房儿的礼。又备几样菜蔬，请几位同事的人，说：“我来了，全仗你们列位扶持。自今以后，都是一家人了，我有照顾不到的，好歹大家照顾些。”

正乱着，忽有人说：“你看完了这一顿早饭就出去罢。柳嫂儿原无事，如今还交给他管了。”秦显家的听了，轰去了魂魄，垂头丧气，登时掩旗息鼓，卷包而去。送人之物，白白去了许多，自己倒要折变了赔补亏空。连司棋都气了个直眉瞪眼，无计挽回，只得罢了。

赵姨娘正因彩云私赠了许多东西，被玉钏儿吵出，生恐查问出来，每日捏着一把汗，偷偷的打听信儿。忽见彩云来告诉说：“都是宝玉应了，从此无事。”赵姨娘方把心放下来。

谁知贾环听如此说，便起了疑心，将彩云凡私赠之物，都拿出来了，照着彩云脸上摔了来，说：“你这两面三刀的东西，我不稀罕！你不和宝玉好，他怎么肯替你应？你既有担当给了我，原该不叫一个人知

① 扬铃打鼓——比喻到处张扬，闹得满城风雨。

道。如今你既然告诉了他，我再要这个也没趣儿。”彩云见如此，急的赌咒起誓，至于哭了。百般解说，贾环执意不信，说：“不看你素日，我索性去告诉二嫂子，就说你偷来给我，我不敢要。你细想去罢。”说毕，摔手出去了。

急的赵姨娘骂：“没造化的种子，这是怎么说！”气的彩云哭了个泪干肠断。赵姨娘百般的安慰他：“好孩子，他辜负了你的心，我横竖看的真。我收起来，过两日，他自然回转过来了。”说着，便要收东西。彩云赌气，一顿卷包起来，趁人不见，来至园中，都撇在河内，顺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气的夜里在被内暗哭了一夜。

当下又值宝玉生日已到，原来宝琴也是这日：二人相同。王夫人不在家，也不曾像往年热闹：只有张道士送了四样礼，换的寄名符儿；还有几处僧尼庙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儿<sup>①</sup>，并寿星纸马疏头<sup>②</sup>，并本宫星官<sup>③</sup>、值年太岁<sup>④</sup>、周岁换的锁<sup>⑤</sup>。家中常走的男女，先一日来上寿。王子腾那边，仍是一套衣服、一双鞋袜、一百寿桃、一百束上用银丝挂面。薛姨妈处减一半。其馀家中：尤氏仍是一双鞋袜；凤姐儿是一个宫制四面和合堆绣荷包装一个金寿星<sup>⑥</sup>、一件波斯国的玩器。各庙中，遣人去放堂舍钱。又另有宝琴之礼，不能备述。姐妹中皆随便：或有一扇的，或有一字的，或有一画的，或有一诗的，聊为应景而已。

① 供尖儿——供品的顶端部分。僧尼用作馈赠品，表示祝福。

② 寿星纸马疏头——即寿星的画像，上面并写有祝词。寿星：参见第三十八回“寿星老儿”条注。纸马：参见第五十三回“天地纸马香供”条注。疏头：这里是祝寿的吉祥语。

③ 本宫星官——即本命星宿，也就是与本人相对应的星宿。参见第三十六回“星宿”条注。这里指本宫星官的画像。张道士以此为寿礼之一，意在请贾宝玉的本命星宿保佑本人。

④ 值年太岁——“太岁”的别称。天神名。古代星术家认为太岁有十二位，按十二地支（从子至亥）轮流值年，每年一位，故称“值年太岁”。这里指本年轮值太岁的画像。张道士以此为寿礼之一，意在请值年太岁保佑贾宝玉本年平安顺遂。

⑤ 周岁换的锁——指寄名锁（参见第三回该条注）。此锁要每年生日换一个，故称。

⑥ 宫制四面和合堆绣荷包——即模仿宫廷式样的、周围以堆绣法刺绣有和合神的袖珍口袋。和合：神名。相传有两种“和合”神：一指万回哥哥，见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委巷丛谈》：“宋时杭城以腊月祀万回哥哥，其像蓬头笑面，身着绿衣，左手擎鼓，右手执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之外亦能回家。”一指和神和合神，见于《西游记·哪吒行兵收华光》：“又有和、合二神禀曰：‘不须本官出马，某二人愿往。’”这里当指前者，以祝贾宝玉平安。

这日宝玉清晨起来，梳洗已毕，便冠带了，来至前厅院中，已有李贵等四个人在那里设下天地香烛。宝玉炷了香，行了礼，奠茶烧纸后，便至宁府中宗祠、祖先堂两处行毕了礼。出至月台上，又朝上遥拜过贾母、贾政、王夫人等。一顺到尤氏上房，行过礼，坐了一会，方回荣府。先至薛姨妈处，再三拉着，然后又见过薛蟠，让一回，方进园来。晴雯、麝月二人跟随，小丫头夹着毡子，从李氏起，一一挨着，比自己长的房中到过。复出二门，至四个奶奶家让了一回，方进来。虽众人要行礼，也不曾受。回至房中，袭人等只都来说一声就是了。王夫人有言，令年轻人大人受礼，恐折了福寿，故此皆不磕头。

一时，贾环、贾兰来了，袭人连忙拉住，坐了一坐，便去了。宝玉笑道：“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盏茶，只听外头咷咷呱呱，一群丫头笑着进来，原来是翠墨、小螺、翠缕、入画，邢岫烟的丫头篆儿，并奶子抱着巧姐儿，彩鸾、绣鸾；八九个人，都抱着红毡子来了，笑说道：“拜寿的挤破了门了。快拿面来我们吃。”

刚进来时，探春、湘云、宝琴、岫烟、惜春也都来了。宝玉忙迎出来，笑说：“不敢起动。快预备好茶。”进入房中，不免推让一回，大家归坐。

袭人等捧过茶来，才吃了一口，平儿也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了。宝玉忙迎出来，笑说：“我方才到凤姐姐门上，回进去，说不能见我。我又打发进去，让姐姐来着。”平儿笑道：“我正打发你姐姐梳头，不得出来回你。后来听见又说让我，我那里禁当的起？所以特给二爷来磕头。”宝玉笑道：“我也禁当不起。”袭人早在门旁安了座，让他坐。平儿便拜下去，宝玉作揖不迭；平儿又跪下去，宝玉也忙还跪下。袭人连忙搀起来。又拜了一拜，宝玉又还了一揖。袭人笑推宝玉：“你再作揖。”宝玉道：“已经完了，怎么又作揖？”袭人笑道：“这是他来给你拜寿。今日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该给他拜寿。”宝玉喜的忙作揖，笑道：“原来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平儿赶着也还了礼。

湘云拉宝琴、岫烟说：“你们四个人对拜寿，直拜一天才是。”探春忙问：“原来邢妹妹也是今日？我怎么就忘了？”忙命丫头：“去告诉二奶奶：趁着补了一分礼，和琴姑娘的一样，送到二姑娘屋里去。”丫头答应着去了。岫烟见湘云直口说出来，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让让。

探春笑道：“倒有些意思，一年十二个月，月月有几个生日。人多了就这样巧，也有三个一日的，两个一日的。大年初一也不白过：大姐